

查尔斯街

姜靖荔 著

the charles street
murder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查尔斯街

姜靖荔 著

the charles street
murder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尔斯街/姜靖荔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743-3

I. ①查…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2192 号

责任编辑 程天翔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7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3

印 数 1—7000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743-3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序 幕

入冬以后的七点左右，沃克大道路边树林就陷入了昏黑，只有掩藏在树丛中的长明灯偶尔闪着幽森的光。一路开去，宽敞而笔直的道路陡峭而下，两旁高耸的白桦树一排排如波涛般压顶而至，光秃而繁密的枝杈遮住了微弱的星光。此刻，正是满地枯叶、凄风苦雨的时节。

此处位于巴尔的摩市和巴尔的摩郡的交界处，白人和黑人划界分居。房子大多是战前盖起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山墙上却爬满干枯的藤枝。一座座房屋掩藏在路边的大树和门口的灌木丛后面。偶尔一盏长明灯悬挂在门廊的圆柱之间，给几米以内的大道带来昏暗的照明。这一带虽然离城市主干道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但很少有人和车辆经过，进入夜晚，更是僻静得像一片原始森林。

驶入这片树林三百米左右，道路就被蜿蜒的城堡小道截开。沿着蜿蜒的小道，有一座山墙被漆成淡黄色的房子，门口的小院种着各种植物。房子淡紫色的窗帘后隐隐透出橘黄色的灯光，隐约可以看见一个男人站在窗口，手插在裤袋里，面色阴郁地望着窗外。

此刻，窗外已经下起了雨。来时的脚印应该已经被冲刷了。不会有人注意到他。所有的人家都紧闭房门。虽然房里也许飘散着热气腾腾的晚饭香气，孩子们在地板上追逐，年轻的恋人在沙发上缠绵，大狗趴在壁炉前打呼噜，但是此刻，温暖的人世生活似乎都与他无关。窗外的小路在这样萧瑟的深秋晚上，清冷寂静得没有丝毫人间的气息。

不仅没有什么可以张望的，而且从此以后，也不再有任何值得留恋的。

一个十多岁的黑发少年从对面的房子走出来，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手里牵着一只巨大的雪橇犬。雪橇犬被什么吸引着，犹豫着要去小道对面男人所在的房子，但被少年拉住了。站在窗前的男人似乎专注于自己的思考中，没有注意到少年和雪橇犬。他的脑子里飞快掠过几年前第一次来这里的场景。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已经记不清了。她手里还拿着和他通话的手机，站在玫瑰花丛里和他招手，薄薄的嘴唇弯成温柔的笑容，金色的短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那时候，她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可是神情看起来却像个腼腆的少女。

“谢谢你过来。”她轻声说，然后眯起眼睛，柔和的阳光在她淡绿色的眼眸中闪烁了一下。

谢谢你过来。谢谢你过来。谢谢你。

男人克制住纷乱的思绪，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眼下的事情上，反反复复思考是否在离开这里以前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随后，他的耳朵敏感地触动了一下，耳边隐约传来汽车行驶的声音。他把目光转向城堡小道的转角，很快，一辆熟悉的车从沃克大道开过来。他立刻拎起脚边的鞋子，擦干净地板，从窗口走开，穿过客厅和厨房，最后一眼看了看这个房间和它的主人，

然后打开厨房的后门,走到后院。后院楼梯边就是一道门,他迅速打开门走出去,然后顺着小路重新绕到了沃克大道。

冰冷的雨水打在他脸上,天气非常寒冷,他把衣领拉起来,遮住下巴和鼻子抵御寒风,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慢慢地走到城堡小道附近。刚才开过来的那辆本田车现在正驶向之前的那条小路。男人站在一棵树后面,盯着那辆车的去向,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随后,他走到不远处停车场上自己的车前,迅速启动发动机,车子上了约克大道,开向南方。

当他的车开远,之前转来的车在他离开的那栋房子门口停下。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里出来,走到那栋房子门口,敲了几下门。等了一会儿,没人开门,男人四处张望了一下,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开门进去。

等道路上重新恢复了平静,牵着雪橇犬的少年从小树林后面的一片高高的芦苇丛里慢慢走出来。走了几步,他看见湿漉漉的地面上有一个小东西,便捡起来,用手擦干净上面的泥泞,仔细看了看。那是一个小小的蓝色盒子,里面装了一条精致的项链。

少年嘲弄地笑了一下,又看了一眼对面装着紫色窗帘的房子,随后把盒子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阿西莫夫,我们又要有乐子了。”

他对自己那条浑身雪白的狗说道。阿西莫夫呜呜叫了一声,似乎表示同意。

1

十月底的时候,美国东北部钢铁工业老城巴尔的摩进入了深秋。

查尔斯街是巴尔的摩旧城的中心,街道两旁立着一排排战后修建的联排房屋。在人口拥挤的东部工业大城市,节省空间而式样优雅的联排房屋是城市中最有特色的传统建筑,见证了巴尔的摩经济在上半世纪的兴旺和之后的急剧衰退。此刻,空荡荡的马路上铺满了大雨后金黄的落叶,两侧油漆剥落的住宅门口古老的秋千架在骤然刮起的秋风里前后摇摆,丁丁当当的风铃声不绝于耳。这片风铃声已经响了将近一个世纪,而在此刻阴沉凄冷的黄昏时分,更像是末世的绝响。

许多巴尔的摩人住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四五代以上。偶尔周末有人家在后院卖旧货的时候,院口常常堆放着一叠叠泛黄的二三十年代小说和杂志,五十年代的胶木唱片,甚至是摇摇欲倒的直立钢琴。街角有两家旧书店和唱片店,在大学图书馆里也难以寻觅的绝版拉丁语辞典和美利坚合众国早期移民的资料被塞在角落里,成堆的纹路不清的唱片散落在地上。

由于处在霍普金斯大学附近,在衰败的钢铁旧都巴尔的摩,查尔斯街散发着难得的祥和气氛。而仅仅一条街之隔的格林蒙大街上,就是污水横流、肮脏不堪的黑人聚居区,犯罪率在全美国首屈一指。携带武器的黑人在破旧的服装铺和烟熏火燎的街头餐馆里买卖毒品。没有人敢在街上随意走动,即使蜷缩在公寓里,也偶尔能听见大街上的枪响,人们为又一条生命所忍受的

痛苦而祈祷。

二十一岁的毛米正舒舒服服地坐在 3001 号一栋联排房屋的二楼大房间里，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一边翻着国内带来的日本漫画《娜娜》，一边等着李忍从实验室回来。此刻已经很晚了，但整个房子里只有毛米，以及克莱德和邦妮两只猫。住在楼下的美国室友凡或许正和他的小乐队在街道另一头的地下室排练，中国室友陈也通常在城市北部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实验室待到十二点以后才回家。

过了一会儿，毛米听到楼下的大门关上的声音。她立刻放下漫画，从床上跳下来，赤着脚走到楼梯口。是李忍回来了。毛米一步两跳地下了楼梯，刚好撞在正打算上楼的李忍的怀里。

李忍皱了一下眉毛，把毛米扶稳了，没说话，继续上楼。毛米幸福地像小猫一样跟在李忍后面，脸上绽开了一朵花。她问道：“身上都湿了哦，冷不冷？”

李忍没有说话，走到楼上房间，拿了干净衣服走到洗手间里，把有些湿的衣服换下来，洗了个澡。从洗手间出来以后，他看见毛米坐在地板上，用纸巾擦自己包上落的雨。毛米身边放着一个小小的蛋糕。

“哪里来的蛋糕？”

“圣保罗街上的那家超市买的，他们刚开始做新鲜蛋糕卖。是菠萝口味的。”

李忍“哦”了一声，就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打开电脑，没有再看毛米一眼。毛米从地上站起来，从背后搂着李忍的脖子，兴高采烈地说：“别看电脑啦！今天是我们在一起一百天！陪我一起吃蛋糕好不好？”

李忍看了一眼蛋糕，冷冷地说：“实验室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就回来拿一下东西,马上还要回实验室。”

毛米愣了一下,黑黑弯弯的眉毛垂下来,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但她很快又振作起来,蹦到床边,把蛋糕盒子打开,小心地切了一块蛋糕,放在小碟子里,拿到李忍面前的桌子上,恳求着说:“就吃一小块嘛,吃了再走。”

李忍不耐烦地接过碟子,吃了一口,然后把碟子还给毛米。

“不吃了吗?”毛米低下头,看着几乎没动的蛋糕。

忍犹豫了一下,看着毛米说:“你把蛋糕放下来,我有点事情想和你说。”

“那好吧。”

忍想了想,开始和毛米说刚才一路上在心里盘算了很久的话。他说得很慢,尽量说不必要的细节,也不遗漏重要的事情。

毛米一边怔怔地听着忍说话,一边露出了担心的神情。毛米一度想打断李忍的话询问那个女人是谁,为什么李忍会在那里,但看见李忍苍白严肃的面孔,就不敢再问了。最后听到房间里鲜血横流的景象时,毛米颤抖着说:“好可怜……会是谁那么残忍呢?她……真的死了吗?”

李忍迟疑了一下,说:“不知道。应该是吧。”

“那,我们要怎么办?是不是要赶紧告诉警察?”

忍雕刻一般的面孔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的目光从地板上转到毛米脸上,盯着毛米的眼睛,慢吞吞地问:“你打算怎么办?”

毛米愣了一下,没想到忍把问题交给了自己。过了一会儿,毛米茫然地说:“这……应该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对吗?我是说,我知道她一定是你的一个朋友……但,但我们赶紧和警察

说,就和警察说实话,就说你看到了你的朋友在家里被杀害了,应该没有关系的,不是吗?”

忍摇摇头,说:“不能这么做。什么都不要说。不仅不能对警察说,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原本就很可疑,而我现在刚找到工作,还是外国人身份,很多事情都会被搞得很复杂。”

毛米迷茫地点点头,随后问:“那如果别人汇报了警察以后,警察再来问你呢?”

忍沉思了一下,说:“警察或许不会来问我。但如果问我,我会说刚才这段时间我一直和你在一起。你下午一直在准备GRE考试,我在帮你记忆单词和做测试。”

毛米点点头,热切地说:“嗯,那我都听你的。”

忍看了一眼一脸孩子气的毛米,笑了一下,随后站起来说:“我先回实验室去一下。你先什么都不要想,别的事等我回来以后再商量。别忘记,别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飘飘也不能说吗?”毛米问。

“别和任何人说。”李忍重复了一遍,“包括飘飘。包括你父母。”

李忍很快就收拾好东西下楼了。毛米跟着忍下楼,在忍走向大门的时候突然问道:“忍,她……那个你说的女老师,是上次我们在陶森买东西的时候遇见的那个人吗?就是那个看上去四十多岁的高个子女儿……女孩儿。”毛米还处在羞涩到连说“女人”两个字都觉得尴尬的年纪。

李忍没有停下脚步,一边拉开房门,一边说:“不知道你在说谁。有什么以后再说吧。”

然后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毛米回到二楼房间,坐在床上,心烦地扯着小羊身上的毛。

刚才的幸福心情一下子被打碎了。毛米一点也不担心警察的事情,她对忍有无限的信任,忍能处理好所有的事情,何况,刚才忍说话的时候,不是也没怎么担心吗?让毛米难过的是,这件事情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别的女人。新婚刚刚三个月的丈夫,竟然生活里还有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一定就是上次在超市看到的吧。当时忍魂不守舍的反应给毛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之后不久,忍就带着毛米去加州开会。短短一个星期的旅行让毛米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在了脑后,直到现在想起来,毛米才发现,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小事。

即使就像忍说的那样,只是一个数学系的老朋友,那么,忍为什么要骗她?他下午打电话来的时候,不是说要在办公室修改论文的吗?

毛米把小羊放下来,胳膊伸到床边的电话机上,想给程飘飘打电话倾诉刚才的事情。两个多月前看到陶森那个女人后,毛米很苦恼。问飘飘的时候,飘飘安慰过自己不要紧的。飘飘说过她在美国认识忍的这么多年里,毛米是忍交往的第一个女孩子。难道飘飘也在骗自己吗?但是想了想,还是放下了电话。忍说过不要跟任何人说的。我是多么幼稚呀,心里一点都藏不住事情。碰到这种事情,忍会多么烦恼啊。这件事,一定得像忍说的那样,不对任何人说。

2

心烦意乱地想了一会儿,毛米擦干眼泪,坐在地上开始吃蛋糕。香甜的菠萝味蛋糕一下子让毛米的心情又好转起来。于是

毛米忍不住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李忍的情景，仍然能感觉到那一刻头晕目眩的巨大幸福。这样的幸福，应该不是就会被这件事情给打乱的吧。

毛米是四个多月以前在上海浦东机场第一次见到作为相亲对象的李忍的。

在那个时候，毛米的母亲没有听说过在北美流行的“搬运工”一词，也不了解留学生的艰难生活，对毛米和这样一位杰出又知根知底的优秀青年李忍的交往抱有很高的期待。李忍未决定回国相亲之前，毛米妈妈不仅特地给毛米买了当时刚在中国上市不久的摄像头和李忍通话，还特地带着毛米拍了一套漂亮的写真寄给李忍。

毛米是个满脑子梦幻的女孩子，开始的时候不能接受通过相亲来认识自己的白马王子。可是临近毕业，面对西方艺术史毕业论文的愁苦，她还是忍不住和当时身在大西洋彼岸、却天天挂在 MSN 另一头的李忍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计算机博士李忍虽然对艺术一窍不通，也从来没听说过毛米论文题目里的“卢梭”和“后印象派”这两个词，写起论文来却结构严谨，耐心十足。他在短短几天就找了数十篇中英文的卢梭介绍资料，无师自通了法国近代画派历史，随后花了十几天时间就写完了八十页的论文，引经据典，格式漂亮，还不乏自己的想法。毛米的崇拜感就这样迅速建立起来了。

在那之后，他们在 MSN 和电话上“交往”了四个月。忍聪明而强势的说话方式让毛米越来越着迷。看见照片的时候，毛米也觉得忍非常可爱。忍算不上美男子，但是穿着白衬衫站在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的忍皱着浓眉，表情忧郁严肃，就像毛米最喜欢的漫画《娜娜》里酷酷的美少年本城莲。而且，

忍一定比本城莲聪明多了。

和毛米相反,李忍是个从不幻想的人。从上海浦东机场出来的时候,李忍远远看见毛米举着比她本人还大的牌子站在人群里。毛米穿着一件雪白的套头衫和深蓝色的牛仔褲,一脸稚气,挤在一大群衣着臃肿的接机的人里,个子瘦小得几乎看不见。忍隐约有些失望。走近了以后,才看见毛米小小的脸庞上深褐色的大眼睛,瞳仁像黑葡萄一样,睫毛很长,眉目如画,和照片上一样。雪白细腻的皮肤也很性感。可惜个子太矮,胸部平坦,单薄得几乎像一片树叶。

忍稍稍考虑了一下,迅速决定还是维持之前的打算。不管怎样,这样姿色的女孩,在清华五年里很少见到,在北美留学女博士中更是想也别想。毛米虽然头脑简单,能力很差,但年纪还小,只要足够听话,共同生活的前景还是不错的。毛米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比自己在一家塑胶厂做工的父亲社会地位高很多,即使她妈妈,也是爸爸厂里的会计。

站在浦东机场等待来自美国大陆航空飞机降落的毛米,一腔热情无处释放,激动地几乎哭出来。当终于看见日思夜想却从未见面的恋人穿着浅灰色格子的夹克衫和黑色长褲朝自己走过来,毛米立刻在人群里拼命挤着,希望能让忍看到自己,并且尽快走到他身边去。到了忍的面前,她想伸出双手抱抱忍,但脑海里出现父亲严厉的面孔,就犹豫起来。

“你爸爸妈妈呢?不是和你一起来机场的么?”

李忍站在离毛米一米远的地方,冷静地问。

“我让他们回饭店等我们了。”毛米小声说。她从南京到上海的一路上都在满心幸福地幻想着和李忍见面的场面,又害怕爸爸妈妈嘲笑她,于是发脾气要求一个人留在机场等李忍。通

情达理的毛米爸爸于是拖着毛米妈妈回了旅馆。

“嗯，这样也好。走吧。”李忍漠然地看了毛米一眼，转身拖着行李向前走去。

毛米就像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冰水。

他为什么看上去这样不高兴？他不喜欢我吗？毛米难过地低下头，跟在忍的后面。

两个星期以后和忍领了结婚证的毛米，就这样从南京一路失落到了巴尔的摩。

把独生女儿毛米和女婿忍送上飞机以后，毛米妈妈对着毛米爸爸抹眼泪。

“那个男孩儿看起来不喜欢我们女儿啊，毛米会吃苦的。”

毛米爸爸一边开车，一边不以为然地说：“我女儿那么聪明，多经历点事情她就有手腕了，有什么好担心的？而且人各有命，你没看见她那么喜欢那个男孩儿吗？你我劝说不会有用的。”

“真不知道那个男孩子有什么好的。”毛米妈妈已经忘了是自己介绍女儿认识李忍的，“毛米那么漂亮，学校里追她的男孩子不知道有多少。这个人呢，都三十岁了，还没开始工作，以后能有什么出息？家里又欠了一大笔债没还清。要是在中国，这一把年纪了一事无成，房子也没有，真不知道有什么姑娘能看得上他。”

“别啰嗦啦。清华毕业的，我还是有信心的。何况三十岁出头博士毕业也不算年纪很大。”毛米爸爸笑着捍卫同为百无一用的书生女婿的尊严。他在五十岁的时候才终于评上博导，私底下常常觉得一生才华虚掷。

“清华毕业又怎么样？就是高考前会死读书呗，跟你一样。

没出息还是一样没出息。我看我女儿是嫁亏了。”毛米妈妈这样总结。

3

读了接近九年的 PhD,忍养成了昼伏夜出的习惯。每天晚上当毛米入睡的时候,忍新的一天刚刚开始。在美国的九年里,忍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打游戏(这个月主要是生化危机),其他时间都在编程和写作博士论文。而当毛米精神十足的时候,忍通常在睡觉或者萎靡不振。

毛米对忍的美国生活不了解。在毛米的心目中,美国意味着干净的城市,舒适的生活,还有许多只在小说里见过的有趣事情。但忍的美国生活和毛米的美好想象截然相反。首先,巴尔的摩是一个破落的城市,他们住的大学一带虽然挺干净,但城市设施非常落后,主干道上一下雨就污水横流。晚上很不安全,街角陋巷里藏着携枪的贩毒者和时刻准备打劫的失业黑人,因此根本不能像在南京那样出去逛夜市。当然,这个城市也没有夜市可以逛。城市里只有一家小小的韩国超市,可以买到一些毛米爱吃的零食,而好吃的中餐馆就要开车一两个小时才能找到。

更重要的是,李忍不仅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带毛米做些她在南京喜欢的娱乐。毛米幻想着浪漫的新英格兰城市的生活,李忍的脑子里却只有实验室和论文。在巴尔的摩的九年时间里,李忍几乎没有去过实验室以外的任何地方。即使偶尔去别的旅游城市开计算机网络方面的会议,他也只去听讲座和做报告,其余的时间都待在旅馆房间里等着同伴回来一起去中餐馆

吃饭。他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买东西,而所有东西都在网上买,当然也就不需要出门逛街。

李忍或许生性就是严肃和无趣的人,但他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也确实没有给过他娱乐的心境。李忍的少年时光是在医院急救室和学校度过的,在他十六岁那年,身心备受折磨的妈妈终于带着对儿子的怜惜和内疚咽下最后一口气,却给家里留下巨大的医疗债务。来美国以后,读博士固然非常辛苦,但毕竟可以离开家里让人窒息的环境。然而更不幸的是,在忍开始博士后两年,美国就出现了持续三四年的 IT 经济泡沫。他和自己的导师也一度出现严重矛盾,以至于找工作前景一片暗淡。这种绝望的局面,一直到今年上半年才出现一点好转。

但是,李忍不会把这些事情和毛米说。他当然更不会跟毛米说那段让他痛苦多年的感情。在李忍眼里,毛米是个不折不扣的花瓶,但眼下,一只花瓶正是忍需要的。持续两年多的 IT 经济泡沫好转了,他刚在业内顶尖的西雅图微软研究院找到了工作,并且可以结束漫长而艰难的读书生涯,开始赚钱。还清家庭债务指日可待,事业上的忧虑也暂时得到缓解。毛米的美丽在学校里引起了不少同学的惊叹和羡慕。这正是忍终于从重重灰暗的压力中抬头透一口气的时候。

相比之下,毛米却是心无旁骛,以对人生心满意足的单纯心情喜欢和崇拜着李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相比起来也不那么重要了。她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如何做妻子。每天上午忍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毛米就一边拿着电话向远在南京昏昏欲睡的妈妈请教怎么做记忆中好吃的菜,一边手忙脚乱地加调料和控制火候。但是不管毛米如何努力,她的做菜水平也远远比不上忍。所以一个月以后,学习的兴趣就减弱了,最后把做饭的任务又完